

世纪风文丛

主编/王海峰 程鹏

盛满人生的

正言

著

酒杯



黄河出版社

世纪风文丛

盛满人生的酒杯

正 言 著

黄 河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程 鹏 张宪峰

封面设计 海 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满人生的酒杯/正言著.——济南:黄河出版社,2010.5

(世纪风文丛/王海峰,程鹏主编)

ISBN 978-7-5460-0153-1

I. ①盛… II. ①正…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4738 号

书 名 盛满人生的酒杯

(世纪风文丛)

作 者 正 言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印 刷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60-0153-1

定 价 280.00 元(共 10 册)

爱是充实的人生，正如盛满了的酒杯。

——【印度】泰戈尔

从敞亮胸臆中流出的妙文

——序《盛满人生的酒杯》

王光明

拜读了正言即将付梓的散文集——《盛满人生的酒杯》，掩卷摩娑，引发我诸多思绪。诚如这本结集的书名一样，我赏读完里面的佳什，宛若啜饮了一杯杯绿醴美酒，颇有一些微醺的感觉。

《盛满人生的酒杯》共有四十四篇文章，大体分为人情、世情、乡情和心情四个单元。我读过之后发现，集子里的文章看似独立成章，实则浑然一体，在现实社会的大背景下，多角度地关注生活，全方位地体味人生。正言的怀人之作写得似乎都很随意，没有特别雕琢的痕迹。你读后即会发现，作者善于抓住典型事件，通过细节描写，表现时代特点，展示人物性格，抒发作家感情，展现人生感悟。叙述的那些事件和细节，都是那么能表现人物的个性与精神状态，都是那么能令读者动情。《母亲的双手》是正言用感情之丝编就的一篇美文。他通过对母亲在劳作时的双手的状摹，将一位集仁慈、宽厚、贤淑、勤劳、俭朴于一身的典型的胶东女性呈现于读者面前；作者通过自己少年时代挨母亲巴掌时的多种多样的“感觉”，也将伟大的母爱“传递”给我们，读后令人荡气回肠。

正言的散文情真意切，或情附于事，即事抒情；或情寓于景，触景生情；或情移于物，见物生情；或情托于理，情理交融。作家的抒情，无一不是有所依托，有所附丽，没有矫揉造作，装腔作势，没有虚情假意，无病呻吟，更没有一点儿“自我表现”的痕迹。它们是作者敞亮胸怀发自肺腑的真诚的情思，它们向读者袒示出的是一

个诚实、坦白、直率的“自我”。如《生产队的老屋》一文，作家通过对农村颇有象征意义和典型意义的“记工屋”、“饲养屋”和“场院屋”的摹写，无意之中就把读者带进了上个世纪六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社会，表达出他对已逝岁月的五味杂陈的怀念。《儿时的夏夜》则通过描写农村颇多讲究的河边洗澡和各色人等的街头乘凉，活脱脱勾勒出一幅幅农村乡亲们的“夏夜纳凉图”，作家的“怀旧情愫”也在如同行云流水般的记叙中跃然纸面。

正言曾对我讲，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特别喜欢孙犁和赵树理的作品，并把阅读后的体悟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追求。正言在文学创作中不仅注意形容词的慎用、少用，而且避免词藻的堆砌和词藻色彩的过分浓艳，在朴实中见神采，在平易中见炽烈，在简洁中见充实。讲究语言的意象性、幽默感，做到亦谐亦庄、妙趣横生，叙述过程灵慧妙曼，举重若轻。读他的作品，乍看似觉滋味不浓，读过几行之后，便像嚼了一颗话梅，越嚼越有味道。如作者描写家中曾经养过的一只名唤“虎儿”的狗，说它“夹着尾巴做狗”，“从不狗仗人势仗势欺人”。再如他描写月下纳凉的“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光腚顽童，说他们的不安分时用了这样两句简短的妙喻：“一会儿像虫子钻了裆，一会儿似蜂子蜇了腚”。……类似文字，俯拾皆是，谁都会眼睛为之一亮，心情为之一振。

“意高文胜，境界超然”。这既是正言散文的美学追求，也是我特别激赏的地方。唐代大诗人杜牧曾云：“以意用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词，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大量的创作实践已经证明，只有以思想统帅艺术，才能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正言的散文，特别看重文章的思想性，不少篇什既饱蕴哲理睿智，又不乏思辨的光辉，隽思妙语，比比皆是。如《假如从头再来》一文，作家在历述了自己错过几次“机遇”的曲折人生经历后，最后慨然写道：“人不能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人生不可能从头再来。在人生的旅途上，有没有机遇，上帝说了算；在机遇面前怎么选择，我们说了算……我们不

能改变命运,但能改变对待命运的态度”。读了这些极富哲理的句子,即会顿生“洪炉点雪”之慨……

据我所知,正言平素没有太多的爱好,读书既是他工作的需要,也是他生命的“必须”。有的人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书愈读越厚,最后成了“书虫子”。而正言却是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书愈读越薄,最后终能将自己从书中“跳”出来。正言曾对二十四史和诸多野史广泛涉猎,他既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又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勤学和多思二者之间互相渗透、互为羽翼,给了正言以灵心慧眼、明辨深思。

散文的艺术形象归根结蒂就是作者的人格形象,散文的艺术价值最终就是作者人格价值的表现。文学艺术的圣果从来都是来自有着爱心的灵魂。读正言的散文,我觉得氤氲其间的有一个亮闪闪的大字:那就是“爱”。作家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爱亲友、爱书籍、爱生活、爱一切美好的事物。这是一个平凡而又高远的境界。愿爱心常驻正言的心间,愿正言不断有斟满爱的“艺术美酒”洒向社会!

是为序。

2009年12月

(王光明:原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中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目 录

序：从敞亮胸膛中流出的妙文	王光明(1)
---------------------	--------

第一辑

父亲的爱好	(3)
母亲的双手	(7)
岳母的心地	(10)
小学老师	(16)
中学老师	(19)
大学老师	(23)
儿时伙伴	(29)
同事老毕	(34)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39)
让我慢慢地靠近你	(45)
我们来相会	(49)

第二辑

我带过的红袖章	(57)
---------------	------

话说当年读书时	(63)
七七级万岁	(68)
阳光灿烂的日子	(72)
曾经走过那个年代	(79)
激情燃烧的岁月	(86)
活着真好	(91)
又是一年	(98)
拜读英灵山	(104)
写作这码事	(108)
校园情未了	(114)

第三辑

红色的故乡	(121)
永远的山路	(130)
村东那片槐林	(136)
生产队的老屋	(141)
大门里的故事	(146)
欢欢喜喜过个年	(154)
清明时节	(158)
儿时的夏夜	(163)
老家的火炕	(166)
心中的虎儿	(170)
正在消失的风景	(174)

第四辑

活着的理由	(181)
读书的说法	(185)
买书的烦恼	(190)
人在官场	(195)
黑道白道	(200)
无畏杂说	(204)
人到中年	(208)
不愿过年	(214)
心存感激	(218)
一笑而过	(222)
假如从头再来	(227)
后 记	(231)

第一辑

我要握紧你的手

——【美国】佚名

父亲的爱好

我父亲说，他刚刚结婚，区里即选派他到莱阳农大进修一年，回来之后到区里工作。我母亲担心丈夫当官变心成了陈世美，我祖父害怕儿子远走高飞自己成了空巢老人，两人联合起来死活不让我父亲离开农村。也许是父亲胆小怕事迫于家庭压力，抑或是弄不清楚当干部与当老百姓到底有什么区别，总之，我父亲没有到区里吃皇粮当干部，老老实实当了一辈子农民。

父亲十分留恋莱阳农大那段学习时光，一直珍藏着在大学用过的课本和使过的讲义。那讲义十六开本，刻板油印，纸张粗糙，线绳装订。我读小学的时候，家里生活困难，拿不出钱来购买学校统一要求的作业本。我母亲趁我父亲不在家，找出父亲珍藏的讲义，先拆线，后翻折，有字的正面成了背面，无字的背面成了正面，再用粗线缝连起来，做成了这种本子那种本子。我母亲虽然知道事情的后果，但还是偷偷摸摸地坚持做下去。父亲发现之后喘了一口粗气，刚刚张开的嘴巴又慢慢闭了起来。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也有了儿子做了父亲，我父亲则有了孙子做了祖父。最近几年，我父亲逐渐放下了“家长”的架子，越来越喜欢跟我们弟兄三个“打成一片”，酒酣耳热之后即断断续续地谈起他的过去。他说他念书念得不错，在班里属于前五名的学生；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思想单纯，最大理想就是到城市进工厂当工人；他说他有几次出去工作的机会，由于家庭原因一直没有出去；他说的最多还是他在莱阳农大读书时的那些事情。

人到了一定年龄，认真起来就像个孩子。去年春节，我弟兄三

个跟父亲一起吃饭，酒过三巡，父亲又开始重复那些“昨天的故事”。我三弟不知犯了哪根神经，说父亲的“光荣历史”值得怀疑，非要父亲拿出足够的证据。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父亲放下酒杯立即起身，从柜顶上抱下一个小木箱，从里面取出了足够的证据：一张发黄的结业证书，上面既有清晰的学校钢印，也有鲜红的校长印章，更使我惊喜的是，上面还有父亲的二寸黑白免冠照片。我第一次看到了读大学时的父亲。那时的父亲，黑黑的头发，白白的脸庞，有神的双眼，紧抿的嘴唇……看着年轻时的父亲，我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像父亲这样的人，不该在农村待一辈子。我母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说：“如果当时出去了，现在可能当了官，也可能早就没命了。”按照我母亲的逻辑，国家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父亲生性耿直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初三。我父亲沉沉地说：“这都是命！”

我父亲属于典型的内向性格，平时话语不多，喜欢默默做事。每逢春节，父亲却山也笑水也笑，阳光灿烂地忙东忙西。我祖父在世的时候，虽身为农民，但酷爱字画。那个时候，还没有书画市场一说，收藏字画只能四处寻求，偶尔碰上卖村卖艺的文人墨客，我祖父经常倾其所有买字买画。我父亲说，某年某月，一位名叫殷炳阳的先生到村里现场写字，尽管出手的价格高得离谱，我祖父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买了下来。我父亲还说，某年某月，他跟我祖父到莱阳万第赶集，看好了一幅花鸟画，我祖父想着买下可又带钱不够，回家取钱重新返回万第时，卖画的人已经走了。

我父亲结婚之后，祖父逐渐淡出当家作主的地位，过了六十大寿便将三箱字画郑重其事地传给了我父亲。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发动学生“破四旧”，我为了早日加入红卫兵，利用父亲上山的机会，逼着母亲交出家里的字画。我抱着母亲交出的字画，左一趟右一趟地往学校里送。在“革命师生代表”的严密监视之下，人们把收集的字画丢进事前挖好的坑里，一把火即“纸船明烛照天烧”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我父亲变戏法似的从家里

的棚子上抱下了一箱子字画。我母亲告诉我,就在我往学校送第一趟字画的时候,她已将父亲经常悬挂的字画挑了出来,放进箱子藏到了棚子上。她说:“不送,你不干,全送,就要了你父亲的命!”感谢母亲的“大智大勇”,使我家至今还藏有一箱字画,才使我父亲现在还能与其“相依为命”。

父亲非常珍惜这些幸存的字画,平时从不示人,只有到了春节才肯面世。他“请年”前挂,“十五”后收,早一天不肯,晚一天不干。在我家的“正间”地上,东墙挂一幅“关公像”,两边配两联字;西墙挂一幅“下山虎”,两边再配两联字;正中挂“四季图”,两边还要配两联字。我问:为什么这样挂?父亲说:“你爷爷就是这么挂的。”我弟弟说,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寓意,这么顺眼就这么挂了。为了博得父亲的欢心,再加上那些字画的确有些功夫,每年春节我即当着父亲的面,行家似的指指点点。过去,我父亲听了总是笑;去年,我父亲突然认真地对我说:“你真喜欢,就拿去吧。”我先是一惊,随后即酸楚起来。

我父亲是个极其平淡的人,平淡的就像天上的一片云。我父亲的人生轨迹也非常明快,明快的好似山中的一道泉。自从我村成立了人民公社,我父亲就一直在生产队里当会计,始终跟算盘打交道。我们公社粮管所有个姓满的会计,一手算盘打得行云流水,我父亲对其佩服的五体投地,站在人家身后一看就是半天,他说:“老满的算盘,打得比唱的还好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父亲的算盘打得越来越精,逐渐成为会计行当里的算盘高手。

在“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会计的主要职责是搞好队里的年终决算。先是根据队里全年收入计算出“劳动单价”,即一个男整劳力劳动一天所挣工分的收入,再根据农户工分总数和“劳动单价”计算出农户一年的实际收入。我队的“劳动单价”一般只有三毛钱左右,从没超过五毛钱的界限。每逢年终决算,我父亲的算盘即把全队上下打得心慌意乱。我们一家六口,全靠父母挣工分,累死累活忙了一年,年景好了弄个持平,年景不好还得向外找钱,只

有一年是个例外。那年那天晚上，我父亲眼里放光脸上堆笑，算盘打得又唱又跳，我母亲一看“形势大好”，问：“今年怎样？”我父亲答道：“往家净找二十四元”。这天晚上，我父母一宿没有合眼，围着两个内容高一声低一声地说个不停，一是这钱是怎么挣的，二是这钱怎么个花法。第二天早晨，我母亲刚刚打开“街门”，院子里即盛满了男女老少的笑声。那个时候，我对钱还没有太多印象。只知道今年我家有了钱，父亲可以为我们买一挂一百头的小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村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我父亲离开从事多年的会计岗位，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父亲对算盘有着很深的感情，一把用了二十多年的算盘，一直放在家里的炕头上，有事没事扒拉几下。家里来人，他让别人抽烟喝水，自己手不由已地抓起算盘。如果跟别人讨论什么问题，他每陈述一条理由，就在算盘上拨上一个珠子。我妻子干过会计工作，打得一手好算盘。我在向父亲“汇报”妻子的情况时，着重“强调”了“会计”和“算盘”这些字眼。我父亲听后满意地笑了，认真问我：“她会不会大扒皮、小扒皮？”我妻子第一次到我家，她和我父亲很快即找到了共同语言，两个人你打一会儿我拨拉几下子，还大扒皮、小扒皮地说个不休……

写于2000年4月，改于2010年2月21日

母亲的双手

我早就想写点关于母亲的文章，但一直没有找到下笔的地方。母亲没读过书也没有加入过什么组织更没有当过一官半职，整天不是侍弄我们就是忙活家务或是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伟大就体现在她的双手上。

我父母结婚以后，尽管赶上了新社会，却没有过上好日子。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国家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我家的日子也一个苦字跟着一个苦字。我们兄妹四个，全靠父母挣工分养活。老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所在生产队的劳动单价“杀”得很低。我家很少往生产队里找钱，但也极少往家里拿钱。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凡是生产队里妇女能干的活儿，母亲总是想方设法争着去干。当时生产队的规定是，男整劳力一天最高记十分，妇女属半劳力一天最多记五分。母亲最盼望队里能有包工的活儿，那样可以凭着力气多挣几个工分。譬如说，秋天割地瓜干，母亲左手右手倒换着用，一个人顶两个人。一个秋季下来，母亲比别人多挣了一百多个工分，落下了两手比别人更重的口子。母亲的右手口子开得最重，左一道右一道，胶布胶不住抹油也抹不好。再譬如，队里剥玉米、剥花生，母亲总是嘱咐父亲多要些，这样不但可以多挣几个工分，弄好了交够规定的斤数还能有点剩余。最令左邻右舍羡慕的是，母亲有一手“织机”的绝活。那个年代，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我家分到的那几尺布票，别说没钱买布，即使有钱买回几尺也不够一家六个人穿。母亲设法弄回一些棉花，先用纺车一圈一圈地纺出线，再用织机一梭一梭地织出布，最后染出需要的颜色做出我们的衣服。母亲为邻居纺线织布，邻里付出